

新文学论丛丛书



现代四作家论

曾 华 鹏
范 伯 群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06.6/24

现代四作家论

曾 华 鹏

范 伯 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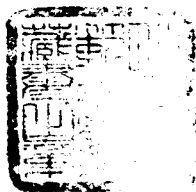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4882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814882

封面设计：徐中益

现代四作家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05,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3}{8}$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号 10019·3159

定价 0.45 元

目 次

郁达夫论	1
蒋光赤论	70
谢冰心论	103
叶绍钧论	147
后 记	197

郁达夫论

面前的小小的一条路，你转弯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辈子也走不了。有时候你以为是没有路了，然而几个圈围一打，则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

——郁达夫

—

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鲁迅

郁达夫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他的创作活动反映了一个动乱时代的侧面；他又是旧时代的大胆的叛逆者，他勇敢地反叛旧有的一切，追求着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永恒地在寻觅着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落后与贫弱的道路，就是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他也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气概，甚至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一八九六年，他诞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的小城——富阳。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从童年起，就开始接触文学，那时候他读的是唐诗古文，后来在杭州上中学的时候，又读了《花月痕》、《桃花扇》一类的东西。在他那少年的心中，开始有一条红线把它和文学系在一起了。

一九一三年他去日本。翌年，正是他十八岁的时候，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秋，又赴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期间，郁达夫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首先是俄国的伟大的作家：如屠格涅夫、Л·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和高尔基；特别是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又转向德国的著名作家们。四年里所读的俄国和西洋文学作品就有一千多部。这些伟大的古典文学巨匠的作品，哺养了年轻的郁达夫，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带领他踏上文学创作的路途。

后来，他又于一九一八年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一九二一年，他的处女集《沉沦》（包括《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就在这里完成。一九二一年九月，他曾回国任安庆法政学校英文教员，半年后又赴日本，这期间除了编辑《创造》季刊外，还写了《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作品。

一九二二年，他毕业回国，参加创造社的领导

工作。从这时候起，郁达夫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这就是郁达夫创作活动的初期。

郁达夫初期的作品一发表，当时的国内文坛曾经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时期，郁达夫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划和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表现了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用独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坦白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

由于郁达夫的作品有着大胆的反抗情绪，因此他受到当时因为不满旧现实旧制度而具有反叛性格的青年的狂热爱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郭沫若语）如他的处女集《沉沦》一书就销了两万余册，甚至在深夜里，还有人自无锡、苏州专门坐火车到上海来买书的。又如他有一篇作品中的主人公穿的是香港布洋服，很多青年也都做着这一种香港布洋服穿了。很多青年都觉得，正是郁达夫，说出了他们心中的话，表达了他们内心迫切的要求。

可是，正是由于郁达夫的作品具有那样强烈的

反抗情绪，因此，也必然会使那些灵魂发黑的旧制度的代表者和帮凶震惊，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扑灭这将会燃起人们反抗火焰的微微的火苗。他们讥评、嘲骂。他们骂郁达夫是“诲淫”，称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文学”，甚至诬蔑他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过去的郁达夫的研究者，虽然也有人肯定他的反抗精神，但对郁达夫这时期作品的基调却一致认为颓废的，色情的。

因此，当我们在研究郁达夫初期的作品时，必须着重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确，郁达夫在这时期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悲观的厌世的颓废情绪；同时也有着大胆的然而过多的肉与色情的描写。今天，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应该有正确的新的估计和新的理解。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的颓废情绪是有他的社会根源的，只有理解这点才能正确理解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情绪的实质。这时期，中国人民正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的领导革命的力量。虽然在国内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但是远在海外的郁达夫是没有能够迅速感受到的，在他的印象中，祖国是可爱的，但又是可怨的，是丰饶的，但却是衰弱的；而且，他在日本，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歧视和迫害，更深

切地感觉到由于祖国的软弱所带给的割心的绞痛。他深深地懂得，祖国的富强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可是，当时国内的政治黑暗，军阀横行的现实，使他感不到温暖，对于他那受了委屈的年轻的心却又是一次次的打击，他后来曾经说及那时的心情：

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①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②

郁达夫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他那单纯而脆弱的灵魂受伤了。“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③

他在一九二二年回国了。回国以后所遇到的是

① 郁达夫：《忏余集》；《忏余独白》。

②③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载《宇宙风》第11期。

这样的现实：五四潮落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时期。这时候，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战斗的路；有的逃跑，或者叛变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一面去。在当时，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逐渐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这样，他们彷徨在历史的三岔路口。

郁达夫象一个受尽折磨受尽委屈的远行的旅人，怀着极大的希望回来了，可是迎接他的是一个变乱的时势，他得不到温暖与慰安，甚至在历史的风波中迷失了道路，因此，他彷徨，他孤独，他失望。“在这茫茫的人海中间……我只觉得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落日》）

不论他是在日本，或者是初回国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中国的软弱无力是不满的，虽然他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想改变这种现实，想探索解救的道路，可是由于他不明白软弱的根本原因，由于他是一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他是无能为力的。列宁说过：“失望是那些不了解罪恶原因，瞧不见出路，不能斗争的人们所特有

的。”^①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在这样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下，以他那种因为瞧不见出路而寂寞、孤独与失望的情绪开始他初期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而这正是郁达夫初期创作中所含有的某些颓废情绪的社会根源。这是主要的根源。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郁达夫当时在国外，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他曾经接受外国的进步艺术影响而外，他用那样病态的心情去接触日本和西洋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情绪的影响，这应该说也是造成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颓废情绪的另一个因素。

由于这些原因合流而产生的不健康的情绪，在作品中也必然会有它的反映。例如，郁达夫在日本时所写的《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和《胃病》等，这些作品写的都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个冰冷的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受到欺侮和鄙视；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痛苦。

在这种陌生的冰冷的地方，他们感到多么孤独。正象《胃病》中的主人公的独白：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人从母胎里生下来，仍复不得不一个人回到泥土里。我的旅途上的同伴，终竟是

① 列宁：《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寻不着的了。

对于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温暖和同情，这是他们向黑暗现实搏斗的力量和支柱。但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即使只是这一点要求也是无法得到的。他们对于祖国社会的黑暗面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他们不敢企求这样贫弱的祖国给予什么支持。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景况下，他们感到绝望，但又不愿向旧营垒妥协，于是只有死才是唯一可走的道路了。《沉沦》中的主人公跳入海里死了，他摆脱了这“多苦的世界”。在《南迁》中，整篇的情绪就是忧郁的、消极无望的。而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的从希望到失望，从追求到死亡，给予整篇作品涂上了黯淡的色彩。

作者就是这样使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生命的边缘上挣扎，就是这样在愤怒的狂喊之后使他们在死亡的海边无力地举起双手。

在郁达夫回国前后的几篇作品中，颓废情绪也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于质夫曾是一个有正义感和有希望的青年，但是由于社会的逼迫和流离颠沛的生活，将他摧残成一个退却和麻木的人，几乎整天地沉醉于妓院里的酒、鸦片和女人之中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再也看不到理想，看不到能够令人振作的东西了。“人生到了这一个境地，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希望呢？”（《一封信》）

可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郁达夫这时期并不是轻易地就使自己的主人公屈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时期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经历着多么痛苦、多么剧烈的内心斗争。这辈人确曾意识到人生的使命，但在到处“碰壁”之后，也只剩下了无可奈何的绝望的呻吟：

你们的灾殃，你们的不幸，全交给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恼，悲哀，患难，索性由我一人负担了去罢！
（《还乡记》）

上面就是我们对郁达夫初期创作中的颓废情绪的一般考察。总的应该这样说：郁达夫初期的作品曾经流露出不少的颓废情绪，而这种情绪，即使在当时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因为它使一些青年读了以后，感到自卑，不敢确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更伤感，更绝望，甚至会走向逃避现实逃避斗争的路上去。可是我们却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郁达夫就是一个十足的颓废主义者。因为，郁达夫作品中所以会有颓废情绪，这不能算是他的罪过，而只能说是他的不幸，这是社会所带给一个找不到道路而心地良善的人的必然礼物。正象我们在上面所考察的，这种情绪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而且这种失望、消极的情绪在当时不少找不到道路，而又具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存在的，这曾经形成了一种时代病，而郁达夫不过是在自己作品中强烈地

表现了这种情绪而已，应该说这是表现了一定的时代侧面，同时也是表现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的。

我们也要谈谈对郁达夫初期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的一点理解：

在《茫茫夜》和《秋柳》等作品中，有很多大胆的，但却是过分的肉与色情的袒露，以及对妓院生活的毫无隐掩的刻划。在《茫茫夜》中，我们看到于质夫的由于性和爱情的苦闷所形成的变态心理时，竟会不寒而栗。当性的苦闷烦扰他时，他就到一家小小的卖香烟的洋货店里，向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买了一根用熟的针和一条妇人们用的旧手帕。当于质夫得到这两件东西以后，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

……幽幽的回到房里，闩上了房门，他马上把骗来的那用旧的针和手帕从怀中取了出来。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取了镜子，把他自家的痴态看了一忽，他觉得这用旧的针子，还没有用得适当。呆呆的对镜子看了一二分钟，他就狠命的把针子向颊上刺了一针。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珠似的血来。……对着了镜子里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猩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读了这一段，人们感到窒息了。就是这样大胆的暴露构成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特色之一。作者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苦闷的青年的变态的色情的追求。

应该指出：在当时任何的色情描写都有它的消极性，郁达夫也不例外。这种消极的情调会产生不健康的传染；它会使那些情绪不健康的青年读了以后，就把它当成现实的避风棚，他们要在虚空的境界里寻求对丑恶现实的解脱，他们会从情欲的摧抑中得到暂时的麻木。

但是，在那灰色的黯淡的幕布后面，我们看到了叛逆的火光。郁达夫的色情描写除了有消极性之外，在当时也还有它可理解的和积极的一面。

首先，我们觉得郁达夫的色情描写不是对青年的性的挑拨，也不是引诱青年人将色情描写当作一种下流的趣味来欣赏。在郁达夫笔下，性的苦闷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作品的主人公是由于对现实不满以及失望，而又苦闷得失去了一切人间平衡的时候，才被郁达夫送进了妓院的大门。即使送进了妓院的大门之后，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一个死灭良心的玩世不恭的嫖客；却反而在这个莺燕之巢中带进了一种爱和慈怜的气氛。《茫茫夜》和《秋柳》中的主人公于质夫象跪在苦难面前的救世主一样，给这班妓女以人间的温暖。而郁达夫笔下的妓女也决不是性的工具。那鲁钝、忠厚而不善献媚

的海棠，无猜忌的天真、无邪思的纯洁的碧桃，苍黄、憔悴、堪为人怜的翠云等形象，哪里使人有半点淫秽之感呢？当于质夫跨进这妓院时，在内心中往往进行着苦斗，而当他在纯洁的青年的面前时，几乎要向他们忏悔，往往自责到残酷的程度：

啊啊，你们若知道了我的内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来打我杀我呢！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著衣冠的禽兽！

我们可将创造社的另一个成员张资平与郁达夫作比较，因为张资平是以写恋爱小说著称的，他的作品中有色情描写，也有爱情的苦闷。但他笔下的女人都是曲线丰臀和引诱、挑拨男性的机器，他的作品给读者的影响是食饱思淫欲。而郁达夫的作品中的色情描写却是反证社会的不义与罪恶。

其次，郁达夫的色情描写的积极因素是在于它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衅。据郁达夫自己说：创造社所奉行的明确的路径有三，其一是对“旧道德的打破”。这就说明郁达夫的作品中的色情描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它是基于郁达夫对腐烂得发臭生蛆的封建社会的一定认识和仇视上面的。

老朽得发了霉的封建社会虽然充满了无耻、荒淫和逆伦的乌烟瘴气，但旧道德的戒规却要求你在外表上虚伪地挂上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先生的面纱。

可是，郁达夫却破坏了这个伪善的封建图圖，他赤裸裸地暴露自己。郭沫若说得对：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①

郁达夫的这种无视一切旧礼教与旧道德的反抗精神与文艺复兴初期薄伽丘的《十日谈》有着类似的意义。因此，郁达夫的色情描写确有向三千年来的旧道德挑战的意味。他笔下的于质夫狂热地控诉着：

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

至此，我们可以公允地得出结论：郁达夫不是“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他笔下的色情描写令人窒息而不淫荡，是挑衅而非挑逗，看了会使人忧郁和愤世嫉俗；但如果读者也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人，看了郁达夫的这些作品后，既可以更加感染了忧郁和愤世嫉俗，也可能被送进妓院的大门，去做那“于质夫”了，何况有时连“于质夫”也不做不象呢！

^① 《历史人物》，《论郁达夫》。